

「暴君！下地獄吧——！」

淬毒的箭矢勢不可擋地射向皇帝。

一道灰影瞬間出現在皇帝身前，銀光一閃，此人出劍擊飛箭矢，面無表情地護住皇帝。

她穿著灰色披風，面容清麗纖細，身材高挑修長，跟強壯沾不上邊，雙臂卻異常有力——那一箭飛到隔壁軍營的訓練場，深深地刺進了一面鐵盾裡。

刺客握緊短弓，準備發出下一箭，剎那間，一柄短劍疾速飛來，俐落切斷了弓弦。

刺客杵在原地，按住流血的手指，抬頭望向精準扔來短劍的灰色身影。

「貝雷絲·艾斯納……」

刺客冷笑著，被帝國士兵逐步收束的劍圍逼迫著跪下，仍然堅持朝她怒吼。

「『灰色惡魔』！妳助紂為虐，總有一天會和暴君一起跌入地獄！」

貝雷絲沉默不語。

她身為謀逆者的惡夢，因滿手鮮血而獲得許多蔑稱。

『灰色惡魔』、『女帝走狗』、『卑劣瀆神者』……其中，以『灰色惡魔』最廣為人知。

據說，傭兵時代的貝雷絲身穿灰色披風叱咤戰場，總是面不改色地殺敵，表現毫無人性，恐懼的同伴不敢直呼其名，便稱她為『灰色惡魔』。

如今，貝雷絲化身為炎之女帝的討逆之刃，每一出鞘便帶來腥風血雨，更是鞏固了惡名。

不過，在生活逐漸好轉的平民百姓眼裡，貝雷絲絕非惡魔。

她披風背後伏著一隻雙頭黑鷲，不僅縫製樣式和皇帝斗篷上的帝國紋章一樣，還用上了代表皇后的銀色絲線。

正如雙頭鷲冠的設計，意謂著比翼雙飛的兩人會一同背負帝國的未來。

當然，也背負著彼此的未來。

貝雷絲情願和艾黛爾賈特同生共死，對刺客的詛咒自然無動於衷。

儘管知道她姓『艾斯納』的人並不多，刺客應該曾是傑拉爾特傭兵團的一員。但她和前戰友並無多少情誼，只關心刺客失手後的不尋常反應。

沒有馬上逃走，還大聲吼叫吸引注意……？

下一秒，貝雷絲察覺有異，回頭揮出一劍。

叮！

暗殺皇帝未遂，奧克斯男爵握住發麻的右手虎口，臉色鐵青地倒退了兩步。

飛在空中的匕首跌落地面，砸碎男爵自立成王的癡妄。

「我哪裡……露出了破綻？」

男爵的面孔劇烈扭曲，同一時間，刺客服毒自盡，誘發了人群的尖叫。

「可恨的弗雷斯貝爾古！區區一個怪物竟然——」

貝雷絲一劍正中奧克斯男爵的喉嚨，迫使他嚥下無法宣洩的憤恨，屈辱地停止了呼吸。

艾黛爾賈特看了一眼地上的屍體。

她手上握有奧克斯男爵謀逆的證據，基於愛才之心決定親自來見他一面。奧克斯男爵是一名好領主，剛剛也無比熱情地與她暢談領地的未來願景。

艾黛爾賈特考慮到『芙朵拉之牙』的復興，本要暫時放任他發展，但奧克斯男爵收到皇帝要來巡視的消息，竟馬上跟曾在科爾娜莉亞手下工作的魔道士碰面。

艾黛爾賈特悄悄嘆了一口氣。

只要『灰色惡魔』在皇帝身邊，沒人敢輕舉妄動，這話反過來說也可以成立。

所以她出行前假裝派貝雷絲前往帕邁拉外交，奧克斯男爵果然上當了。

接下來，努維爾家很快會收到蓋有皇印的代理領主命令。

而她還必須寫一封信告知佩托拉。

帝國與布里基特以『芙朵拉之牙』為基地建立海上同盟一事，需要往後推遲一些時日。

艾黛爾賈特揉了揉不自覺皺起的眉間。

「艾爾，妳累了？」

「有一點。」

「我們馬上回安巴爾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奧克斯男爵的家臣們伏在地上瑟瑟發抖，嘴裡不斷討饒。

艾黛爾賈特看也沒看他們，在貝雷絲的保護下乘上了馬車。

而後，經由『傳送』，直接抵達了目的地的安巴爾皇城。

「如我們所料，是一場大豐收啊。」
修伯特走進軍議廳，陰沉地笑了兩聲，相當滿意釣魚成果。

「不過陛下，您親自出面的風險太高，往後您還是別參與這種計畫……」

「修伯特，我們開會討論過這件事，你現在又提起是為了什麼？」

「為了試試有沒有機會翻案，失敗也在預料中。」

修伯特姿態優雅地朝她鞠了個躬。

「因為您是帝國史上最英勇的皇帝，我只能冀望貝雷絲大人了。」

貝雷絲正用油布擦拭銀劍上的血跡，聞言抬起眼眸，點了點頭。

「老師，妳的臉上有東西喔。」

艾黛爾賈特替貝雷絲抹去下顎沾到的血漬，再脫下手套撫摸貝雷絲的臉。

摸著摸著，不自覺露出開心的表情。

「？」貝雷絲不明白地跟著笑，任由她調皮地捏了捏自己的臉頰。

艾黛爾賈特意猶未盡地收回手，臉上恢復正經。

「你應該很清楚老師的能力。有她在我身邊，實在沒必要擔心我的安危。」

「是，陛下您說的很對。」

「……」

每當他認同得如此爽快，艾黛爾賈特都有不好的預感。

「話說回來，布雷達德家的修道士怎麼樣了？」

「臣正要向您報告這件事。」

深夜時分，皇帝的寢室。

「沒想到他們會逃到達斯卡半島。」

艾黛爾賈特身穿睡袍坐在書桌前，苦惱地放下阿加爾塔研究室送來的報告，微蹙起眉。

科爾娜莉亞手下的魔道士在她死後潛逃各地，最近被目擊帶著泰塔尼斯現身，在達斯卡半

島。

帝國軍接獲線報進行偵察，卻在魔道士據點外遭到咒術反殺，犧牲了整整兩支小隊，殘兵重傷拚死逃出，這才傳遞出他們正在繪製魔陣的消息。

「光之椿的咒術範圍不小，若是魔陣繪製成功，最遠可攻擊到瓦立領……」

貝雷絲換了輕便的上衣和短褲準備睡覺，她坐到床邊，順手將短劍放到枕旁備用。

聽見艾黛爾賈特的擔憂，她抬頭說道：「放心，我會阻止那些魔道士。」

貝雷絲體內流有龍血，天生對魔法及咒術具有抗性，因此一聽完修伯特報告，她馬上毛遂自薦前往達斯卡半島。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沉思了一會，忽然起身朝她走來。

「這次我也跟妳一起去。泰塔尼斯並不好應付，而且達斯卡半島距離這裡太遠了。」

「可以使用『傳送』。」

「嗯，我的意思是，妳會離我太遠。」

艾黛爾賈特爬上床擁抱貝雷絲，順勢撲入她懷裡。

「我可不能再讓妳倒下了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一年前，老師跟解放王決鬥後，受傷沉睡了半年……妳還記得嗎？我不會再讓這種事發生。」

艾黛爾賈特趴在貝雷絲懷裡說話，後者用手指輕輕梳理她光滑如絲的銀色長髮。

艾黛爾賈特閉上眼睛，貼在貝雷絲胸前傾聽她的心跳，覺得這是世上最悅耳的聲音。

兩人互摟著躺了一會，貝雷絲忽然停住動作，艾黛爾賈特支起身子一看，發現她好像睡著了。

「老師？」

艾黛爾賈特試著叫喚一聲，見貝雷絲毫無反應，便安靜下來，默默凝視貝雷絲的臉。

自露迷爾村相遇起，這張臉她已看了許多年，從來沒有看膩，越看越是迷戀。

老師……

她無聲叫喚著，情不自禁地低下頭，偷偷親吻貝雷絲。

一次不滿足，決定再一次，反覆循環，將其實沒睡只是在休息的貝雷絲親得睜開了眼睛。

艾黛爾賈特微微一怔。

貝雷絲揚起淺笑，單手撫著她的臉，抬頭吻住她的唇。

無論跟老師接多少次吻，艾黛爾賈特都無法習以為常，會心跳加速，雙頰浮現紅暈。

這次吻到一半，貝雷絲還忽然伸舌探入她口中。

「嗚、嗯……」

貝雷絲喜歡艾黛爾賈特瞬間顫抖的呼吸。

喜歡她試探後回纏的舌尖，喜歡她逐漸加深的索求，喜歡平時嚴肅禁慾的伴侶，只在自己面前展露出放縱貪婪的媚態。

一向沉著冷靜的藤紫色眼眸在動情後變得溼潤迷濛，貝雷絲的唇一離開，艾黛爾賈特立即迫不及待地貼了回去。

同時將手伸進貝雷絲的上衣，滑移到胸前撫揉她的豐滿，另一手則順著小腹滑下腰際，悄悄褪去她的外褲。

貝雷絲再度體認到艾黛爾賈特不愧是統一芙朵拉的霸主，總能當機立斷地付諸行動。

兩人持續交換著熾熱的呼吸。

「……貝雷、絲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唇邊溢出嬌弱的吐息，貝雷絲吞下了她口中尚未成形的『老師』兩字，甜得忍不住想笑。

貝雷絲並不嗜甜，卻眷戀艾黛爾賈特的味道，想要進一步細細品嚐。

為此，她可以吻艾黛爾賈特吻上一整天。

但艾黛爾賈特想對她做的，可不止是親吻而已。

艾黛爾賈特跟貝雷絲吻了一會，從她的唇一路往下吻到鎖骨，幫她脫掉礙事的上衣，繼續親吻她胸前的隆起。

同時，手指在貝雷絲僅剩薄布覆蓋的秘部不斷打轉。

「老師……妳這裡好熱。」

她單刀直入地敘述事實，直白得令人感到難為情，貝雷絲卻沒辦法出言反駁。

「是因為我嗎？……是因為我的關係……對吧？」

艾黛爾賈特邊心急地追問，邊隔著薄布撫摩貝雷絲的柔肉，手指按壓著陷入內縫，漸漸沾上了濕氣。

連這種時候都需要獲得自己的肯定，實在是惹人憐愛。

貝雷絲喘著氣，抬頭親吻她的唇角。

「……是因為妳。」她聲音微啞。

「太好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含羞而笑，注視貝雷絲的眼神溫柔到讓人沉溺。

她褪去貝雷絲的下著，手指在貝雷絲的秘部繞圈，使水澤越發泛濫。

「老師，我會讓妳更舒服的。」

話音剛落，艾黛爾賈特意圖深入的手指被夾住了。

貝雷絲眼神幽暗地看她，忽然一個翻身，將她反壓在床上。

「只有我……可不行。」

貝雷絲拉開艾黛爾賈特的睡袍，雪白纖瘦的身體在眼前一覽無遺。

她急促起伏的胸前，浮著好幾道令人心疼的刀疤。

這副身軀曾經孤獨地承受傷痛，在黑暗中被火焰無情燒灼。

如今和貝雷絲結為伴侶，兩人一同分擔痛苦和歡愉，艾黛爾賈特需要自己一人承受的東西，只剩貝雷絲用一生交付的愛意。

貝雷絲低頭吸吮她脖頸薄薄的肌膚。

「啊……！」

一來就攻擊敏感帶，刺激得艾黛爾賈特不自覺緊抓住她的肩膀。

「老、老師……等一下！」

「嗯？」

貝雷絲真的停下來等她。

「妳還沒有……沒有……」

「跟妳一起。」

貝雷絲再度吻上她的唇，手掌輕撫著她胸前的傷痕。

對她的愛意多到脹滿胸口，每一次心跳都在催動情欲——既想佔有她，也想被她佔有。

「艾爾……」

貝雷絲吻遍她身上每一吋肌膚，舌尖挑起她體內的灼熱，滲出的蜜液混合香汗打濕了床單。

片刻後，寢室裡滿是愛慾交融的味道。

艾黛爾賈特挺腰迎向貝雷絲，唇邊流出舒服的喘息，能跟最愛的人結合，讓她強烈地感受到生命的喜悅。

快感反覆堆積到最後，兩人一起迎來了高潮。

艾黛爾賈特不自覺流下眼淚，沒有任何悲傷，只充滿純粹的快樂。

知悉一切的貝雷絲伸手摟住艾黛爾賈特。

她露出微笑，安心地依偎進老師懷裡。

兩人以只有對方能聽見的音量互訴情衷，而後相擁而眠。

隔天一早，艾黛爾賈特和貝雷絲收拾好行囊準備出發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當她們進入軍議廳，已經有許多人等在那裡了。

「老師！大家都來了喔！」

「哦！又能在老師指揮下作戰，真是熱血沸騰啊！」

「好……想睡……」

「哎呀？小艾黛爾，妳昨晚是不是跟老師……呼呼呼♥」

「多洛緹雅，妳在偷笑什麼啊？」

「沒事——」

除了布里基特島女王佩托拉，黑鷲游擊軍其他成員都到齊了。

原本預定只有兩人的行動，變成了黑鷲游擊軍的再次出擊。

「那麼——」

貝雷絲久違地對著黑鷲學級下達了指令。

「黑鷲游擊軍，出發！」